

Case Study on Defensive Space in Minnan Villages

闽南防御空间形态初探

文 / 黄丹丹

Huang Dandan

作者简介

黄丹丹 厦门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研究所 硕士研究生

ABSTRACT

闽南民系的形成,伴随着为生存而竞争冲突的主线。本文通过对闽南防御空间的研究,从文化史、地方史、政治史学和军事工程学的视角,力图比较完面、客观地探讨闽南防御心理下产生特殊的空间形态。

The formation of Minnan clan is accompanied with the main line of competition for survival. Based on the anthropologic, local history, political science and military engineering research, this paper discusses some lines of thinking on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sychological defense of Minnan and a special form of the space.

KEY WORDS

闽南, 防御, 精神文化, 社会记忆

Minnan, Defense, The Spirit, Social Memory

1、背景研究

闽南地处福建沿海的晋江流域和九龙江流域,地域上包括厦、漳、泉等地,面积约2.5万平方公里,其濒临港澳地区以及经济上正在蓬勃发展的亚太地区,在过去是联系海商活动的重要交通航道要冲。另外,金门和台湾大部分地区,与闽南地理位置相邻,风俗文化相近,同样属于闽南文化圈。^{[1][2]}

闽南历史发展离不开防御和海洋这两个词。闽南长期处于冲突的边缘,特别是近现代战地历史下浓厚的军事氛围与军事地景,营造了战地的浓厚气氛。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海商文化,使得“山海交讧”、“内忧外患”的困局集中而突出地表现于闽南同一地域内,构成了它独有的自然景观与人文底蕴。

2、相关概念

2.1防御

防御是相对于进攻而提出的,它包括了主动防御(Proactive Defense)和被动防御(Passive Defense),本文中所述的防御是指主动防御,即对于未知威胁,建筑空间积极地采取前瞻性防御措施,创造可防御的空间,其核心思想是拒敌以外。防御空间的设计采用的是攻心技术,通过领域和可视空间的组织,使人产生心理安全感,使敌人产生恐惧感,从而达到防御的目的。^[3]如城寨上的哨所、门楼的设置造成时刻有人监视的错觉,营造出一种整体防卫的空间气氛。

2.2精神文化

建筑是文化的载体,这里借鉴厦门大学的黄鸣奋教授从文化角度研究厦门海防的方法,将防御视为整个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而发挥职能的,将防御史与整个中华文明历史联系起来,分析防御空间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心理和文化心态。特殊的建筑类型是为了满足特定的精神文化的需求产生的,如城池、炮台、水寨、碉堡、坑道等。

2.3社会记忆

社会记忆与精神文化相关。在历史人类学的讨论中,Sahlins(1985)提出历史由文化决定,文化由历史决定。^[4]Halbwachs(1992)指出视记忆是依人们的观念架构来重建的过程。他认为社会是以物、地景等空间形态作为社会记忆的机制。^[5]

2.4防御空间比较研究

防御空间形态独特的在于它与不同的生活环境、宗教信仰、社会矛盾冲突和民族文化密切相关的。

土楼防御	西藏建筑防御	内陆城池防御
福建闽西、闽南山区的土楼,是传统民居中防卫手段最多、防御性最强的一种居住形式,可以聚众,屯粮,自备水井,并能长期御敌自保。	西藏建筑如宫殿、寺庙、宗堡、庄园、民居、碉楼等,具有明显的军事防御特征。它们一般都以地势险要和占据交通要道为首选,除民居外,大多有附属的防御设施。	防御体系长达五千多年,发展较为成熟。依据先秦时期《考工记》周人根据礼制规划的城市方案为原型,都城为方形形制,四壁各设三门,实际建城时根据不同情况再进行调整。

3、闽南设防的本质

闽南民系的形成,长期伴随着为生存而竞争冲突的社会记忆主线,加上特殊的地理条件和历史背景,共同构成了社会普遍的防御心态,即“社会防御心理”。闽南防御空间的历史变迁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闽南所处的人文历史环境,如政治制度、经济体系、社会组织、思想文化、军事需要、宗教信仰、工艺技术等。

如果将社会利益冲突归结于促进防御空间产生并维护其存在发展的动力,那么,文化圈的冲突则是造成厦门这一特殊空间的最根本的因素。^[6]结合防御空间的形成,可以把文化圈的冲突归结于三大圈:中华文化圈、亚太文化圈、世界文化圈。

4、闽南防御空间的演变

4.1原始聚落防御

厦门大学的黄鸣奋教授(1996)将闽南民系在中化文化圈内的冲突大体归结了四个过程:地区早期文化和渔猎文化——汉人移民和农耕文化——外籍人口的流入和海商文化——华人归国与工业文化。^[6]在社会变迁的大气候和闽南地区特殊的社会环境里,竞争的残酷导致了“社会防御心理”和家族制度的完善,血缘与地缘相融一体,同姓氏的居民常聚居一处,形成血缘性聚落。福建有句谚语:“陈林半天下”。在渔猎文化中,采用的是集群式的防御,当时的防御空间正是以血缘、地缘关系和家族作为其存在的空间尺度,也因此产生了与众不同的建筑形态。

闽南聚落中形式通常采用棋盘格或梳式布局平面,纵横对齐配置。纵向单元形成防火巷;横向单元以石砌围墙分开,在保持私密性的同时,侧门邻户连通,方便族人就近照应。另外,外墙为加强防御只开小窗。如金门的王宅建筑群。^[7]

4.2中原农耕文化背景下发展起的城池防御体系

闽南防御空间是以农耕文化为背景而发展的。最早城池的建立主要是为了对付海寇,属于海防性的城池防御。明代闽南的筑城运动,主要不在地方行政中心所在,而在沿海地区为防御海寇与倭寇所筑,以沿海地区居多。防御体系的设计,是根据守御地区的地理位置、地形的险要程度和战略、战术价值而定的。以卫城、所城为骨干,与堡、寨、墩、烽墩及各类障碍物等相结合,形成多层次、大纵深的海防筑城体系。^[8]

以厦门城墙建设为例,厦门历史上有两个城,均为明代所建,一个是方形城,一个是直形城(现白城海边附近)。明初倭寇骚扰我国东南沿海,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强海防力量,派当时著名的军事专家江夏侯周德兴到福建沿海建卫设城。厦门人所称的厦门城,一般是就方形城而言。道光《厦门志》卷二

《分域》中对厦门城进行了描述。城周1416.67米，高连女儿墙共计6.33米。城的厚度为2.83米，上有垛子496个，窝铺22个。城门四向而开，东面称启明门，西面称怀音门，南面称洽德门，北面称潢枢门，城门上都建有楼。永乐十五年（1417），都指挥谷祥将城墙增高了1米，并在四门外增砌月城。正统八年（1443），都指挥刘亮督千户韩添增筑了四门敌楼。^{[9][10]}

由于闽南多雨、多台风的气候特征，城垣积极地采用砖石等地方性材料，“金汤城池”，给人坚不可摧的感觉。

4.3 明清炮台防御

从明代到清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由中华文化圈扩大为世界文化圈内的冲突（表现在殖民文化）。与闽南地区有关的，如中华文化和波斯文化、欧洲文化、美国文化的冲突等。^[6]这时期西方的工业文化迅速崛起，带来了先进攻守技术与武器装备。当火炮等热兵器取代冷兵器成为主要的武器，农耕文化“城垣”的防御功能逐渐退化，沿海各要隘处炮台要塞开始兴建。^[11]

炮台是在明代卫所城池的基础上进行的。它由若干个能长期坚守并独立作战的炮台构成，形成有前沿、有纵深、相互间可以用火力支持的完整的防御体系。各炮台皆有兵防守，与屯兵的寨相联系。每个炮台又由置炮台、瞭望塔、弹药库、演武厅、营房、围墙、堑壕和障碍物等组成，可安置若干个露天或半掩盖的炮位，分别选择在视界开阔、射击方便、居高临下的险要地点，以便对所控制的海面、海口实施火力打击。

清光绪年间，仅厦门港保存较完整的炮台就有8座：厦门一侧有白石头炮台、曾厝炮台、胡里山炮台、鸟空园炮台、盘石炮台、武口炮台；龙海一侧有屿仔尾炮台、龙角尾炮台。^[9]其设防之严，可见一斑。

4.4 近现代地下工事为主体的防御体系的建立

在冷兵器时代，防守主要靠城墙、战壕等工事；到了热兵器时代，尤其是飞机、大炮等杀伤力巨大的兵器普遍用于战争之后，人们才开始逐步进入地下防御体系。闽南多山，利用地下工事能更好的发挥自然地层的防护功能。通常把建于山地岩体中的这类工事称为坑道，建于平地土层内称为地道。^[12]闽南多山，地下工事多为坑道，空间形态上常因地制宜，利用地形地势，具有较高的隐蔽性和较强的攻击性。这些工事多数没有等级防护，质量较差，配套服务设施不足。

在国共对峙时期，闽南传统的聚落宗族社会在高度军事化的过程中被积极地改造为战地空间，呈现出全民皆兵的景象。这种“军事现代化”（military modernity）的建构过程，也相当程度地重写了传统聚落的空间意义。^[13]从过去家族的防御空间扩展全社会的防御空间。城池、炮台，地堡等有形的物质防御



逐渐转化为一种精神符号，传达无形的精神防御，并上升为全社会高度集中的共同防御意识。

由于特殊的防御的要求，传统闽南民居空间被积极地改造，常在房屋角、女儿墙屋顶上等处，抽离一、两块砖石或开个洞，作为防卫枪眼；屋顶平台平时作晾晒之用，战时便成了可架设机枪的瞭望台，有时还会在村落下面挖掘坑道。这些都使整个村落形成一个能攻能守的防御空间体系。

5. 闽南特殊防御心理

闽南民居的营建、空间布局受传统风水思想的影响深刻。风水学中“山环水抱”、“负阴抱阳”等天人合一的思想发展形成传统聚落与自然环境的充分交融的理性传统。风水学中城市的典型空间模式是要求后有镇山，左右有砂山护卫，前面有碧水环绕，这种模式本身就具有防御的功能。

“闽南多鬼神”，闽南建筑中每一个装饰物都有镇邪避煞的功能，用符号的象征手法表达无形精神防御，这是非常特别的建筑美学。《鲁班经》所载的灰胜物，绝大部分在闽南皆可见到，从屋脊上的风狮爷、烘炉到门楣上的八卦牌、倒镜、狮牌等，式样繁多，造型丰富。

6. 结语

从闽南民系形成开始，闽南人就长期处在冲突和战火的边缘，对于事件的记忆（受害者、加害者、体验者、见证者）不断加深，并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化传承下来，最后形成了社会共同的记忆。这种“社会防御心理”需求又促成了社会变迁和防御空间的演变。即使在当今和平环境下，这种地域性防御空间形态体系的构建仍得我们今天借鉴和思考。

参考文献

- [1] 曹春平. 闽南传统建筑.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6.3.
- [2] 戴志坚. 闽海民系民居建筑与文化.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3.5.
- [3] 荀平, 王众. 中国古代城池军事防御体系探析[J]. 新建筑. 2008, 3.
- [4] Sahlins Marshall. Other Times, Other Customs: The Anthropology of History. In Islands of Hist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 [5] Munn Nancy D. The Cultural Anthropology of Time: A



- 1 | 金门山后王宅建筑群
- 2 | 清道光年间厦门图
- 3 | 厦门沿海炮台分布图
- 4 | 闽南普陀的子女堡
- 5 | 利时居上所开的小洞

Critical Essay.[J].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92, 21.

[6] 黄鸣奋. 厦门海防文化. 厦门: 鹭江出版社; 1996.

[7] 李乾朗. 金门民居建筑. 台北: 雄狮图书公司; 1987.

[8] 杨秀敏, 徐飞, 郭建华. 坚韧的盾牌: 中国筑城史话.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9] 周凯修(清), 凌翰等. 厦门志. 台北: 成文出版社; 中华民国五十六年[1967]

[10] 厦门所城墙. 2008. (Accessed at http://www.xmiculture.gov.cn/zfxgk/zfxgkml/gzdt/xxgk_whyh/200810/t20081020_10874.htm.)

[11] 王日根. 明代以来的厦门军事与经济. In: 李焯烽等, editor. 2007年闽南文化学术研讨会; 2007; 金门: 金门县文化局; 2007.

[12] 吴国柄. 军事工程学. 汉口: 商务印书馆; 2006.

[13] 江柏炜. 台湾研究的新版图: 以跨学科视野重新认识“金门学”的价值. In: 李焯烽等, editor. 2007年闽南文化学术研讨会; 2007; 金门: 金门县文化局; 2007.